

# 游俠錄

古龍



# 游侠录

古龙

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## 游 侠 录

---

**作者：**古 龙

**责任编辑：**文 峰

**封面设计：**王玉泉

**出版：**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**社址：**北京沙滩北街

**印刷：**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**发行：**内蒙古新华书店

**开本：**787×1092 1/32

**字数：**243,000

**印张：**11.75

**印数：**1—100,000

**版次：**1988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---

ISBN 7-80042-018-3/I·19

**定价：**2.90 元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恩怨分明 ..... | ( 1 )  |
| 二、际会风云 ..... | ( 54 ) |
| 三、千蛇之会 ..... | (105)  |
| 四、八方风雨 ..... | (157)  |
| 五、云龙入云 ..... | (198)  |
| 六、峰回路转 ..... | (243)  |
| 七、急转直下 ..... | (286)  |
| 八、完结之篇 ..... | (330)  |

## 一、恩怨分明

夕阳西坠，古道苍茫——

黄土高原被这深秋的晚风吹得几乎变成了一片混沌，你眼力若不是特别敏锐的，你甚至很难看见由对面走来的人影。

风吹过时，发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，这一切，却带给人们一种凄清和肃索之意，尤其当夜色更浓的时候，这种凄清和肃索的感觉，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浓厚了，使人禁不住要想尽快地逃离这种地方。

然而四野寂然，根本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。

突然，你可以听到一种声音，那究竟是什么声音，是极难分辨得出的，因为你只能在一阵风过后，另一阵风尚未来时那一刻时间里听到，是以那是极为短暂和轻微的。

接着，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条蠕蠕而动的影子，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根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人影抑或是兽影。

呻吟的声音发出了，于是你知道那是个人影，但是人影为什么会在地上爬行呢？难道他受了伤？难道他生了病？

而且，他究竟是谁呢？从何而来呢？

这些问题，是很难得到解答的，只是此刻四野无人，根本没有人看到他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思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

题了。

他极为困难的又挣扎着爬行了一会儿，呼吸重浊而短促，显见得他无论是受伤抑或是病了，都是非常严重的，严重的程度，已使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人世了，虽然人世谁也并非是他值得留恋的。

此时若有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他此时的情况，都会惊异得叫出声来的，也会不顾一切地来帮助他，只是此刻又有谁会看到他呢？

原来此人在武林中大大有名，江湖上提起游侠谢铨来，谁不称赞一声：“好男儿！”近十年来，他四处游侠，江湖上没有受到他恩惠的人，可谓极少，可是他此时此刻，又有谁会来帮助他呢？

风越发大了——

谢铨觉得身上麻痺的感觉也越发显著，他甚至连爬都几乎爬不动，然而他却都不放弃他最后的希望，仍然在挣扎着。

因为他生存的目的，尚未达到，十年来他朝夕思切的事，仍未做到，他生存在世上，仍然有极大的价值，因此，纵然他此刻倒真的宁愿死去，不再忍受这么强烈的痛苦，但他仍然在挣扎着。

“该会遇到个人吧？”生存的意念，勃勃未绝，他暗忖：“难道真让我死在这里，唉！老天，你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？”

最使他难受的是，到此刻为止，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，而使自己有了这种几将扩布全身的麻痺。

他也曾思索过昔日的仇家，然而自山西的太原府一路至此，他却并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人呀？

何况既使他有仇家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因为他游侠十年，总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来“扶弱”，至于“锄强”呢？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真正恶人，他总是淳淳善诱一番，然后就放走的。

因为他深切地了解，“仇”之一字，在人们心里所能造成的巨大伤痛，武林中多少事端，有那一件不是为了这“仇”之一字引起的。

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，没有任何言词，能比得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人。

游侠谢铿出身武林世家，昔日他父亲虬面孟尝谢恒夫便是以“义”而名传天下，那知道却因着一件极小的事故，仍被仇家所害。

那时谢铿还小，但是这仇恨却已深深地在他心目中生了根。

这仇恨使得他吃尽了千百种苦头去练武，艺成后又吃尽了千百种苦头跋涉万里来寻找他杀父仇人的踪迹。

这种他亲身体验到的事，使得他再也不愿多结怨仇，也造成了他在江湖上“慷慨好义”的名声。

然他此刻又是受了谁的暗算呢，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虽然并没有留意提防，但是象他这种人，自然会有一种异与常人的本能，使他能避免一些他预料不及的灾害。

但是这一次，他那种敏锐的能力象是已经不再有效了，他竟然丝毫不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受到的暗算，这在他

说来，是绝对的可惊的。

当他到了这黄土高原上的这块旷野，这种麻痹的感觉才象决堤之水，潏然而来，他既没有预料，也无法抵抗。

以他这么多年的内功修为，竟也再支持不住，而跌在地上，甚至发出呻吟，因为除了麻痹之外，他还感觉到一种难言的痛苦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痛苦与麻卑，此刻竟由四肘而侵入头脑了，这使他连思索都逐渐困难起来。

就在他将要失去知觉的这一刻里，他仿佛听到地的下面有人语之声，他暗自嘲笑自己，地的下面怎会有人的声音呢。

但是这人语又是这么明显，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咳嗽的声音，谢铿心思倏乱，几疑自己已不在人世了。

他终于完全失去知觉，人语、风声、他却完全听不到了。

当然，他不知道，在他最后听到的地下的人语，是完全正确的，在他所爬行着的地面下，的的确确是有人住着。

西北的黄土，有一种特异的黏性，有许多人，就利用这种特异的土性，凿壁而居，谢铿存身之地，恰好是在一个高坡上，在这高坡的下面，就有不少人凿壁而居，这种情形除了西北之外，是绝对没有的。

当谢铿回复知觉的时候，他并不相信自己已由死亡的边缘被救回来了。

因为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土壁，带着点渍的泥黄色，此外便一无所有，生象是一座坟墓。



他又呻吟了一声，微一转折，那种麻卑的感觉虽仍存在，却已不如先前那么剧烈了。

此时他更是疑窦丛生，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。

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种事倒的确是第一次遇到过。

须知昔日行旅远不及今日方便，谢铿虽有“游侠”之号，但西北却是第一次来，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，那就是他的唯一仇人，手刃他父亲的铁手神判童瞳已逃亡到了边塞。

因此他丝毫不知道西北的风土人情，西北人凿壁而居的特性，他当然更不会知道，此刻他见存身之地竟是这等所在，自然难免惊惧。

谢铿正自惊惧交集，眼前一花，已多了一人，他更惊，全身本能的一用劲，想跳起来，但仍然是力不从心，无法办到。

这人来得非常突兀，竟象是从土壁中钻出来的，此情此景，再加上这种人物，谢铿胆力再雄，心头也不禁微微生出些寒意。

但那里知道西北的这种土窑，根本没有门户，只不过在入口处多了一重转折，只要行动略为慢些，便使人看起来象是自壁中钻出的，尤其是象谢铿这样从未到过土窑的人物，更容易生出这种错觉。

那人虽仍强自伪装着硬朗，但他脸上的绉纹和躺卧的身形，却已无法掩饰岁月所带给他的苍老了。

只有他一对眼睛，却仍然炯炯发生光采，毫无灰黯之色。

是以当人们第一眼看到他时，他所带给人们的感受，是

极不相称的。

试想一个有着暮年人的身躯和面貌，却有一对年青人的眼睛，那在别人的心目中，会造成一种怎么样的印象呢？

谢铿努力地收摄着自己的神智，他知道此刻他须要应付一个极为奇特的遇合，只是他自己却无法推测这种遇合究竟是祸是福罢了。

谢铿的目光是深邃的，前额是宽阔的，这表示了智慧是慷慨。

然而此刻他却迷惘了——

沉默了许久，那老人用一种极为奇特的目光望着他，目光中象是他对这被他冒着狂风救回来的年青人，竟有些恐惧。

谁也无法解释他此时的情感，他以前做错过一件事，为了这件事，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，抛弃了他原有的名声和财富，来到这荒凉而凄冷的地方，一耽就是二十多年。

很偶然地，他发现了这垂危的少年，更是偶然的，他竟能看出这少年所受的毒，而化了极大的心思去救活了他。

这不能不说是谢铿的幸运，须知天下之大，除了施毒的人之外，能解开此毒的人，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少之又少了。

而这寂寞，孤苦的老年人怎么却能够为他解开此毒呢？这当然又是个谜。

终于，老人笑了，虽然他的笑容有些勉强，但总算是笑了。

谢铿也从惊骇中平复了过来，他想起了他方才的情况，那是他以为已经绝无活命希望的了。

而此刻的情况却很明显地告诉了他，他已经生还。

于是他在惊骇之外，开始有了欣喜，欣喜之外，对这老入也无形中生出了感激。

老人带着笑容走了过来，用手轻轻按了按谢铿的肩头，道：“你不要乱动。”伸手一摸谢铿的前额，脸上竟流露出惊奇之色。

他双目一张，紧紧盯在谢铿脸上，流览了一转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内力竟这么深。”他长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只是你若与他结了仇，大约你迟早总有一天会不明不白的死掉的。”

这老人虽然久居西北，但是乡音未改，仍然是一口湖北官话。

须知年龄越大，学习别种方言也就越难，这几乎是人类的通性。

谢铿一愕，错然色变问道：“我和谁结了仇——”他对这老入的话，的确是惊异了。

那老人两条长眉一皱，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他？”他微一停顿，又接着说：“看你的样子，大约在江湖上闯荡过不少时候，在武林中也有些名声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他。”

谢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蓦地想起一个人来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？”

那老人微一点头。

谢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倒奇怪了，我和他素无仇怨的呀？”

一侧头，看到老人一只枯瘦的手正按在他肩头上，色如漆墨，黝黑得竟发出了光采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脸色更是大

变。

他开始静静地调匀体内的真气，因为这时他已预料到将来的事端了。

“但愿我的预料错了。”他暗自思索，“无论如何，他总算与我有恩呀，如果我真猜中了。”又暗叹了口气，接着想下去：“那我真不该如何是好，最糟的是我的猜想看来竟对了。”

他再偷窥一眼那老人的手，那老人仰望窑顶，象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谢铿费力地澄清自己的杂念，集中了心智来思索这件事。

“既然我受了‘无影之毒’，而这老人却能解救，看来我的猜想不会错了。”他暗忖：“何况他的手，竟和我听到的符合——”

他将真气极缓地运行了一周，虽然无甚阻碍，但仍然并不流畅。

于是他气纳丹田，凝屏了一切心思，再开始第二次运行。

那老人低下头来，又看了他一眼，心中也是百念交生。

“真象他，除了父子之外，我相信再也不会有这么相象的人了。”老人的长眉，依然紧绉，象是心里，也有个解不开的死结，他暗忖着：“若他真是虬面孟尝之子——”

他望着这静卧在他面前的少年，面色已由苍白而逐渐红润，他当然知道他正在运行着真气。

“江湖传言，虬面孟尝的儿子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，对我的仇怨，也是深如海渊。”他难受得很，禁不住又叹了口气，

暗忖：“唉，我昔年一时意气，做错了这件事，但是这廿多年了我吃尽了苦，深自忏悔着，人们也该原谅我了呀。”

“他方才看了我的手两眼，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所以他在运行着真气——”

“此时，只要我手轻轻一伸，便可以点在他“将台”穴上，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必忧虑了，但是我能这么做吗？”

他心中矛盾不已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，为了一件错事，他已付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日来补偿，此刻他能再做第二件吗？

于是，他为自己作了个最聪明，也是最愚蠢的决定，“反正我已老了，对生命，我也看得淡得多了，如果他真要对我如何，那么就让他走吧，昔年我欠人家的债，也早该还了。”

他也合上眼睛，虽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也不去管它了。

等到谢铿已经觉得自己的功力已恢复了大半，他自信那已可应付一切事了，他才睁开眼来，却看到那老人仍静立在他面前。

老人的双手是垂下的，由手腕到指尖的颜色，的确是黝黑得异于常人。

“黑铁手！”这名词在他脑中反复思索着：“除了黑铁手童瞳之外，武林中谁还能将“黑铁掌”练到这种地步。”

他对他自己的推测，信心更坚定了，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对付这老人，他自己也无法作一决定，这正和那老人的心理完全一样。

黑铁手童瞳和虬面孟尝谢恒夫之间仇怨，虽然已过了二

十多年来，但江湖中人却仍未忘怀，这因为那件事在当时所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何况虬面孟尝的后人，又是江湖人交口称誉的义气男儿，而他对先人的仇怨，更是遍历艰辛，这是江湖中所共知的。

是以这件事，直到现在，仍被江湖中人时常提起，这件事的结果如何，也是大家所极为注意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正是虬面孟尝盛名最隆的时候，山东济南府的“谢园”，几乎成了武林中人避难消灾，求衣求食的唯一去处。

虬面孟尝先人经商，家财巨万，武功传自少林，外功已有十成火候。

他仗义轻财，广结天下武林豪士，家中虽然没有三千食客，但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交游之广，一时无两。

但是他少年任侠时，仇家也结了不少，只是他壮年之后，性情大改，昔日的仇家，却被他化解了不少，就还有些，但自忖之下，知道自己若和虬面孟尝为敌，绝对讨不了好去，也就忍下了气。

虬面孟尝心情大放，知道他所结下的梁子，都已解开，但他却再也料想不到，他昔日无意之中侮辱了的一个人，却是他致命之由。

世人之事，每多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虬面孟尝少年时，快意恩仇，在他手下丧生的黑道中人，少说也有十数个，这些梁子，按说都极为难解，然而他却能一一化解开了。

而他在市井之中无意侮辱了一个无礼少年，虽然只是一

掌之辱，但是那少年却紧紧记在心里，多年来刻苦自励，除了学成一身别人很难练成的极为阴毒的武功之外，还得到了当时武林中最大的魔头的青睐，而使得虬面孟尝空有一身武功，竟在片刻之间就丧失了性命。

这又岂是虬面孟尝所能预料的呢？

“黑铁掌”掌力既毒且强，但如想练成这种掌力，其艰苦也是常人所无法办得的。

童瞳少而孤，混迹市井，虽然做的大多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但是少年的热血，却使他凡事都以“义”字为先，所以他也算是个无赖中的好汉。

他无意中撞了虬面孟尝一下，那的确是无意的，他根本看得很淡，正想走开，那知却被谢恒夫一掌搁在脸上。

这如果接了另外一个人，也许一天，也许十天，最多一月，两月之后就会忘怀了，但童瞳却不然，他将这永远都记在心上。

于是他刻苦求艺竟被他练成这武林中极少有人练成的“黑铁掌”他以这武林秘技闯荡江湖，不到两年，“黑铁手童瞳”的名字，在江湖中已经大有名气了，虬面孟尝也有耳闻。

只是他不知道这江湖闻名的“黑铁手”就是昔年他掌掴的无赖少年而已。

终于，黑铁手去找虬面孟尝了。

那是在虬面孟尝庆贺自己的独生儿子十岁生日的那一天。

山东济南府的“谢园”里，自然是高明满座，两河东西，大江南北，成名露脸的豪士，只要是无急事的，差不多

全来齐了。

就在那一天，黑铁手取了虬面孟尝的性命，谢恒夫一生豪侠，死状极惨，在临死前，他还说出一件令人发指的事。

那就是他的致命之由，并不是中了黑铁手的一掌，而是不知不觉，竟中了江湖闻而色变的“无影人”的“无影之毒。”

黑铁手童瞳乘乱走了，又不免有些后悔，这是人们的通病，在事情未做之前，一相情愿，等到事情过后，却又不免暗怪自己了。

何况他也知道虬面孟尝在武林中朋友太多，自己也不能在中原武林立足，于是他还奔西北，在这凄冷之地，一耽就是二十多年。

这些年来，他闭门自思，心里更难受，原来他本性不恶，只不过气量太狭，将恩怨看得太重。

这可以有两种说法，恩怨分明，本是大丈夫的本色，但含睇必报，却有些近于小人行径了。

此刻，这段二十多年的公案，似乎已到了获得结果的时候，但是事情纷纭，却竟让这寻仇廿多年的孤子谢鏗，受了童瞳的救命之恩。

于是杀父之仇，救命之恩，这两种情感在谢鏗心中交相冲击着，使得这光明磊落的汉子一时之间也完全怔住了。

这种情景是极为微妙和奇特的，是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的。

“他此刻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”谢鏗微微冷笑，暗忖：“二十多年来的追寻，今日总算有了结果了。”



他心中虽然怨毒已深，抬头一望，看到童瞳苍老的面容，再想到人家对自己的大恩，这么深邃而久远的怨仇，竟象是冲淡了不少。

童瞳轻轻咳嗽一声，倏然睁开眼睛来，这给他苍老的面容添了不少生气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童瞳微微含笑问：“你是姓谢吧？”虽然这笑容使人看起来，并不能丝毫感觉有笑意，但他总算是笑着的。

谢铿可大吃一惊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会知道。”

童瞳又一笑，目光远远落在土壁上，说道：“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。”

他再一笑，笑声中混合了更多的叹息，缓缓说道：“血债血还，这算我童某人知道最清楚，你既是谢恒夫之后，二十多年前我欠你的，今天就还给你吧。”他双目一张，豪气顿生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朗声道：“我可不是怕你，这点你要知道，只不过——”

他颓然长叹了一声，苍老又恹，又复大作，接着道：“只是我年纪这么大了，壮志早就消磨殆尽，你要动手，就请快些。”

说着，他又悄然闭起眼睛来，仿佛对任何事都不再关心了。

没有任何事使得谢铿象此刻这么难受过，这是他平生所遇到的最难解决的事，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解决的。

他生平唯一的仇人，和他生平最大的恩人，竟然同是一人，他缓缓抬起身子，缓缓地站在地上，此刻他与童瞳面